8版
西窗·文心
达州日报
生活周刊
主编：蒲建国
编辑：何晓丽
美编：廖晓梅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dzrbshzk@126.com 2377721

留守妇女的悲情命运

——评林佐成获奖中篇小说《空巢》

□何世进

林佐成，于我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中年作家了。他在散文创作上获取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忽然传来他的中篇小说《空巢》荣获《剑南文学》二等奖，我欢呼雀跃，即刻请他寄来一本。我一口气读完了全文。小说结构之严谨，场面与人物描写之精准到位，人物形象个性心理刻画之惟妙惟肖与语言之纯熟，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关于当代农村留守妇女命运的书写，据我读过的中长篇小说，当以贵州女作家王华最为执着。她的长篇小说《花地》等，皆为影响巨大的名篇，我曾为之撰写并发表了多篇评论。

今读林佐成的中篇小说《空巢》，虽然较之王华的小说，在题材的深度开掘与人物心灵情感的揭示上，尚存在一定差距。但就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人物日常生活描写之到位，我以为他较王华更具优势。

小说主人公刘玉英一出场，面对的便是春旱给庄稼生长带来的严重危机。小说中的刘玉英，家中仅留下她一人，种地、喂猪、做饭、洗衣，全由她一人承担，一天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难得一人支助。

小说紧接着描述刘玉英现实碰上的苦难，既有体力上的，更有精神情感上的。

小说绘声绘色地描画十多年前的刘玉英，不愧为村中的一株野玫瑰，“十多年前，刘玉英从遥远的猪脑山嫁过来，艳丽得如一朵盛开的鲜花……”

许是阴差阳错，一个鲜花似的姑娘，嫁给了“又矮又瘦老实巴交的外来户张贱狗”。我猜测作者如此反差极大的婚姻描写，大抵缘自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捕捉。据悉。现实生活中的猪脑山，系家乡开江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幼生长在如此僻远荒凉地的妹子，为了生存与发展，往往百计千方往平坝或经济环境稍好的地区嫁。小说中的刘玉英，出自改变贫困命运的梦想，嫁给又矮又瘦的张贱狗，已是她青春生命的大不幸。小说未直接交代鲜花似的刘玉英，为何嫁给张贱狗，却在尔后一段回忆中，讲述出一段更为凄惨的悲剧。

这就是在她在老家当姑娘时，外出打工，因讨不到工钱，流落在外，遭人贩子拐卖给一个瘪着腮帮的五十多岁男人。她经受百般凌辱，怀着三个月胎儿，舍死拼活逃出来，“回到猪脑山，已形如女巫”。

鲁迅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林佐成以上对于刘玉英青春悲剧的描写，在当代四川农村是具有代表性的。

刘玉英从魔爪中逃脱，返回老家，生活中不仅得不到同情与怜悯，反而让一些无聊的人，编造出卖淫女的谎言，造成她精神心理上的磨难更为深重。她下嫁给罐子村的张贱狗，也就势所必至。

小说赋予刘玉英正式婚姻后，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实不亚于少女时期遭人贩子拐卖。由此，故事进入了真正空巢化的悲剧。

大抵三十多岁依然姿彩秀丽的刘玉英，必不可免地成为一些男人猎取的尤物。小说先出场的，是折腿的有福，他对刘玉英的迷恋，如痴如醉，而刘玉英的初衷是欲守身如玉，因而有福的非分之想，次次被她严冷回绝，

作者塑造刘玉英这个空巢妇女形象，有别于王华和其他不少作家笔下的空巢妇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即便她过去遭人贩子拐卖，受尽非人世所堪的凌辱，后来又违心嫁给又矮又瘦，异常懦弱的张贱狗，但她的品性依然纯洁坚强——用鲁迅的话讲：从污秽中拷打出洁白与坚贞。

与此同时，一心想占取她的有福，也日渐由性的欲求，转化为爱的真诚拥抱与相怜相惜。

《空巢》中的刘玉英，当初为有福所喜爱，纯然出自容与色，尔后渐渐因繁重艰苦的劳动，缺少不了有福这个精壮男子汉的帮忙与关心，日渐产生了友谊与感情。小说作者依然让刘玉英死死守护住底线，拒绝如狂涛巨浪般的两性欢悦。即便有过那么两三次，她一经幡然醒悟，便又冷眼相对或者把他关在门外。

小说作者的又一高妙，在于描写有福，始而出于猎艳，渐次同其在孤独与无助中，相互关心与扶持，产生了友情，终至在情谊的深化发展中，升华为朝夕相伴的情侣。作者描写这一漫长的情感发展历程，显得极有层次，也极具耐心，从而强化了情感发展的逻辑征服力。

与有福相对立甚至较量的是村干部王有庆。他滥用职权，欺男霸女，实乃村中一霸。

“据说，他曾经随县里的一位副县长到下河汤家嘴遭受火灾家的村民家慰问，哭得两眼肿泡的娘们眼屎一抹，拉着他的手直叫他‘县长’‘县长’，倒把真正的县长凉在一边，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这一细节，乍看有点滑稽，个中显露的是王有庆模样儿颇有大官的作派。他一脸霸气，动辄以公事公办的冠冕堂皇，欺侮百姓。他是一个狗胆包天的流氓，“见了漂亮的媳妇便两眼发黏……装模作样地摸一把对方的胸，乘机揩人家的油”。

小说后半部着重描写他如何步步进逼，最终霸占了刘玉英，也由此遭到有福的反抗，仍恶习难改，最终让刘玉英持刀割了他的生殖器。

我以为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美中不足的是，王有庆这一村霸形象，未免有些脸谱化与漫画化，未能充分揭示出他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须知，“作家艺术家在各种作品中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人性，包括文明带来的欢欣幸福和压迫痛苦……便极其复杂、多样、微妙和丰富”。（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第172－173页），从哲学与美学的艺术视角考量，我以为王有庆这一村霸，尽情揭露他的人性恶是正当的、必要的。同时也应该充分估计到，他为了牢牢掌握党和村民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他在作恶时不能不考虑到如何以冠冕堂皇的话语，佯装为民作主、为民造福的虚假面目，借以赢得上级的好评，求取稳固的靠山。故此，宜将他刻画成一个伪君子，这样，也许更具合理性。

但我依然认为，如何将人物的思想个性与命运际遇，更深入地掘进与拓展，这是林佐成此后小说创作所面临的严峻课题。相对而言，小说在语言艺术的娴熟与故事情节巧妙安排与纵向发展上还具功夫，相对欠缺的是不拘泥于故事情节的大起大落，触目惊心，还要在此基础上描画出“灵魂的深”（鲁迅语）。

《空巢》中的四个人物，虽然从描画女主人公刘玉英下功夫最深，思想个性也最为鲜明突出，但又似乎缺少了些什么，那便是作者对她善良、美丽而又痛苦的精神世界的开掘与拓展，缺少了些形而上的艺术升华，使之成为一个当代农村空巢妇女，不容代替的别具个性姿彩的典型形象，其它如有福、贱狗亦有类似问题。

林佐成已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那么，如何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在生活、阅读、写作上，下更扎实的功夫，是他面临的一个问题。

文艺评论

夜话百里峡

□吴江波 符宋

“达临凤凰山，州（舟）行百里峡”，这算是我旅居达城的山水印象吧。去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我叩开了宣汉龙泉乡老船工客栈的门，店的主人——老船工和我聊了一夜，谈起关于百里峡山山水水的话题。

山逶迤，有奇峰。老船工是山里人，对这里的山再熟悉不过了。大巴山从城口县九重山逶迤而来，一路向西进入宣汉县鸡唱乡，更加彰显他的雄奇，舒展六大山脉，雄起十座奇峰。鸡唱孤峰神似雄鸡独唱，南天门耸在云端，五连峰从形若如来五指。最为惦记的要数老黄山，虽地处百里峡中间地带，但山高路陡，据说上顶需要一天一夜的工夫。山顶有一巨石，五丈见方，人们习惯称它为四方石。石旁生长着一棵大油松，百年老树，树皮灰褐，树干弯弯曲曲，树枝平和地伸展开来。独坐四方石，会感念天地之悠悠，感慨松树与天不老的情怀。

水清幽，有九曲。在水里行舟几十年，老船工说百里峡就是个天生丽质的冷美人，“九曲前河向西流”。从鸡唱到渡口，百里峡大大小小的河湾就有三十来个。土堡寨、船篷岩、庙河口、佛祖岩、平洞口、黑湾，这一串有形有名的河湾让百里峡柔肠百转。最为惊险的要算猪牙巴石，一个滩头过去，好不容易绕了大半圈，逆时旋转的惯性有些飘然，瞬间等待的却是下一个落差两三米的急滩，让人使出浑身力气却总有些撑不住的感觉。

山连绵，有皱褶。每每行船到峡谷褶皱山体时，老船工总会肃然起敬。后来他请教常来科考的地质专家才明白了科学道理，原来百里峡地质构造发生在一亿多年前的地壳运动，运动产生强大挤压，使得岩层发生塑性变形，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波状弯曲。从百里峡峡口往下，悬棺岩褶皱、神女峡褶皱、观音洞褶皱、泥石河褶皱、石家河褶皱、黑湾褶皱……接连不断的褶皱构造剖面，被地质学家们称为“褶皱构造博物馆”。最耐看的是羊古洞褶皱，褶皱变化明显，极大地改变了岩石的原始状态，显得立体，颇有层次。

水汇集，有珍馐。在峡谷里拉纤行船，冷不丁脚踩着鱼也是常有的事。百里峡属喀斯特地貌，喀斯特泉、地下暗河等地质水体较多，鲢鱼泉、方丈泉、河东河西的双龙泉等等，众多山泉分布在前河两岸，滋养润护着百里峡，富集的水体盛产珍馐美馔。大鲵、黄鲴头、软皮带、白甲鱼、爬石扁等多种珍稀鱼类在百里峡自由生活，常见银鱼翻腾，逆流而上。

最为鲜美的要数阳鱼，这种鱼长期生长在不见阳光的地下，被当地人取名叫作阳鱼。每当地下水位上涨的时候，阳鱼就会随着流水从石缝草丛里漫出，渔者只须用鱼篓接在出水口，等待不久便可篓满回家。阳鱼肉质白嫩，滋补价值较高，可红烧，最好是清汤炖煮，一碗奶白的鲜汤入口，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山山水水之间，有着不少传奇故事。百里峡一直都有仙山奇缘、蛟龙逞凶、天帝选苑、圣僧降龙的传说。老船工打小就听爷爷奶奶讲祖祖辈辈的故事。百里峡一直居住着土家族，他们属于巴人后裔，猎山捕鱼、攀越山岩是土家人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至今还保留着“投射”的习俗。土家族是一个与歌声相伴的民族，就是在地里除草，也要敲锣打鼓歌声相随，“薅草锣鼓”传承下来越来越火红。老船工最为骄傲的是来来往往百里峡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留下的东西。秦末汉初时期，大将军樊哙来过，曾屯兵驻扎了好几年，留下了将军坪、跑马梁，还有那古老的石栈道和大通险道。明末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后来的白莲教也曾来过住过，留下了青龙寨、大寨子。

如今百里峡早已不再行船，但老船工的记忆宛如一幅中国山水画长卷般展现，是沧桑如歌，是山水如画。半夜的百里峡只有了流水声。“云水巴山猿啼曲，百里奇峡禅心居。”不记得来时的路，只管享受这里的宁静，如此真好。

那双张望的眼

□贺清

一双明亮但不够水灵的眼睛，带着几许新奇，时不时地从柱子后面探出来，打量着一群陌生人的到来。“鹏鹏，不要躲了，快出来给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哦。”王奶奶一边唤着她的重孙子，一边略带歉意地向我们解释。“平常，难得看见这么多人来，所以他有些不好意思”。或许是得到了大人的应允与鼓励，这个有些拘谨的小不点，终于从柱子后面走向了我们。

其实，在我们刚走到他们家门前那条不足50米长的小路上时，就发现有两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孩子，在门栏里窜出窜进，侦查我们的动向。“他们今天都不上学吗？”时间还不到11点，我有些疑惑。

“他现在好些了吗？”“比上次你看到时好多了，身上的疤都好得差不多了，只是脸上和头上还有些……”黄姐和一位自称鹏鹏爷爷的人，也就是王奶奶的大儿子，小声交谈着。他们的对话有些含糊其辞。我则不住地把目光投向那个躲躲藏藏的孩子。孩子小小瘦瘦，身高不过一米多，皮肤黝黑，最明显的，是头上和脸上有些或大或小或浓或淡的疤痕，疤痕上似乎还流着脓汁。

黄姐和王奶奶依旧不紧不慢地交谈着，鹏鹏则一直安静地坐在离他们不远的一张条凳上，眼睛不时盯着黄姐，偶尔也会偷偷看看下其他人。

“黄姐，看来鹏鹏很喜欢你，一直都盯着你看呢！”“我们是老熟人了，鹏鹏，来和阿姨一起照个像”。黄姐向鹏鹏招手，我以为鹏鹏会害羞地再次躲到柱子后面去，但意外的是，鹏鹏并没有躲，而是大方地走过来，我趁机拿出手机。“鹏鹏，几岁了，还没上学吗？”我一边拍着一边问。“他都快6岁了，但是……哎……”鹏鹏爷爷欲言又止。我注意到，在邻近的梯子上，之前与鹏鹏一起玩耍的那个小女孩，也一直还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我们。“他为什么不去上学呢？”我准备继续追问，黄姐调转了话题。“鹏鹏，你都喜欢吃什么？阿姨下次给你带来，好不好？”鹏鹏低头摆弄着他的手指头，轻轻地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牛奶和饼干可以吗？”见他不说话，黄姐将探询的目光投向了鹏鹏爷爷，“燥热的不能吃，凉性的不能吃，肉这些都要控制，鸡蛋可以吃一点……”爷爷列了出了很多不能吃的。“他最喜欢吃蒸的粑粑。”王奶奶微笑着补充。而鹏鹏此刻，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就像犯了错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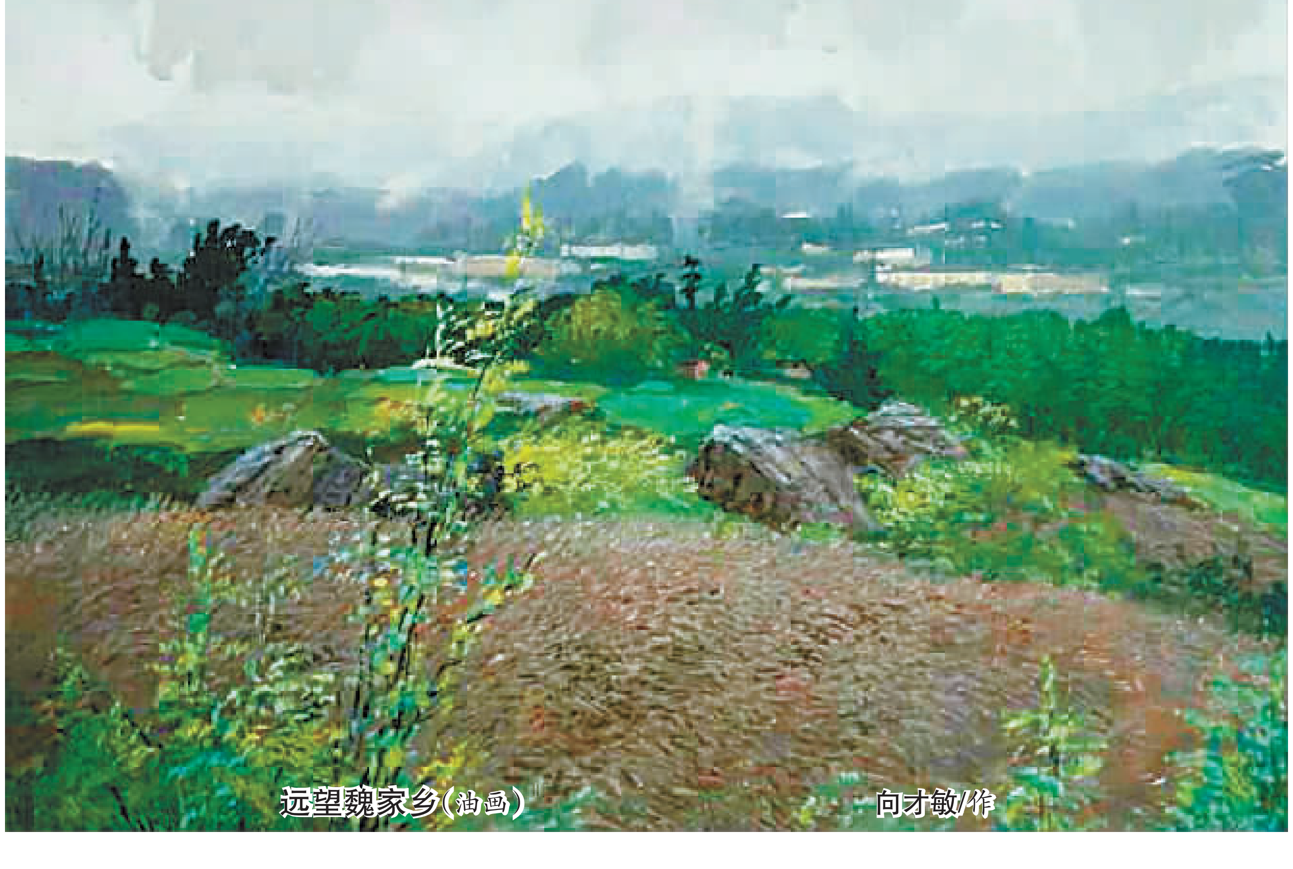
对王奶奶一家的慰问结束了。临走前，爷爷让鹏鹏给我们说再见，鹏鹏挥着小手，真诚而礼貌的对我们说了声“拜拜”，这是他今天开口说的第一句话，那声音其实很清脆。走出几根田梗，我不经意地一回头，远处，那个叫鹏鹏的小男孩，正站在地坝边沿，向我们张望。

其实，到王奶奶家慰问之前，我已听黄姐说起过她家的情况。八十八岁的王奶奶早年丧偶，膝下三个儿子，没文化无技术，只能靠做些粗笨活，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大儿媳身患残疾，年过花甲的大儿子，不得不一个人扛起地里的全部农活。全家的生活，全靠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鹏鹏爸爸，在外务工寄钱回来。鹏鹏很小时，他妈妈就身患疾病去世了，他和妹妹一直由爷爷奶奶拉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日子凄惶得难以想象。

走在返城的路上，我眼前一直浮现着那个向我们张望的小男孩。“鹏鹏是因为穷才没去上学吗？”我忍不住问黄姐。黄姐姐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们家的情况很特殊，这次，村上把他们纳入了重点帮扶对象。只是，有些问题，大家都觉得无能为力，因为他那病——”黄姐说着不禁哽咽了。“哦？到底得了什么病，连妹妹也不能去上学？”我已被黄姐压抑的哽咽，憋得难受，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黄姐没有说话，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那孤寂的大山。倒是同行的另一名同事小聂，附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艾滋病！”尽管声若蚊蝇，但我还是听得天旋地转。“怎么会这样呢，得这个病的几率那么小，怎么会降临到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身上？”看看黄姐她们凝重的表情，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事实。想起那双张望的眼，我不觉悲从中来。

以后的日子，我时时想起那双张望的眼，尤其是当单位上组织下乡扶贫时，我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个头上脸上长着疤痕、流着脓汁的小男孩。我想，我该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只是，工作的忙碌，又让我时时把他忘记。

到底，我挤了个时间，买了小男孩最喜欢吃的粑粑和一些水果，随了黄姐再次来到他家。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个男孩，他站地坝边沿，探头探脑地向我们望，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远望魏家乡（油画） 向才敏/作

巴山拾韵（组诗）

□向荣

巴山太阳

从山峰艰难地爬出之后
总是把赤诚洒满大地
即使从山尖滑落
也是红霞满天

巴山月亮

总是躺在群山的怀里
倾听悠扬的笛声
即使被群星捧起
也不舍这里山水的美丽

巴山女人

满天的星星从她手臂滑落之后
她便叫大山无言河水无声
巴山每一个角落
都是她营造的梦境

巴山男人

只要使劲地喊上一声
山都要为他使劲
最早的形象是龙虎　而今
在雄壮的山峰上依然擦拭着黎明

巴山石头

承袭太阳月亮的精华
或在山峰屹立或在河里摸爬滚打
在山峰屹立的是雕塑
在河里摸爬的是浪花

巴山号子

在山风里吹响了千年
在峡谷里回荡了千年
艄公和纤夫的形象
让桥梁与公路永远雕刻在山崖之间

乡村腊月

□赵玉明

北风越过季节的门槛
在稻茬上酝酿冰雪童话
一些留在日历上的记忆
被父亲一页页撕掉
卷成唇边的旱烟

此时的故乡
越冬的油菜悄然播种
荷塘的梦
被挖藕人的木铲惊醒
掉光树叶的枝桠间
鸟巢温暖着游子的心弦

新嫁娘的渴望
在唢呐声里陶醉
母亲站在老槐树下
将思念剪成喜庆的窗花
乡村景象
开始在腊味中丰腴
炊烟里漂浮着淡淡的乡愁

社址：达州市通川中路118号 邮政编码：635099 广告许可证：川达地工商广字（95）第2号 周六刊 定价：每期1.15元 公开发行 电话号码：总编室 2377897转417 办公室 2377020 记者热线 2380088 广告中心 2377273 广告部 2377187 发行部 2376656 印刷厂 2377081 达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